



退溪集
十三

~ 16
2327
14



和
2327
卷30-14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答李剛而損。癸丑

頻累辱問不任感荷第審少有愆度之虞此乃
有民社未免例勞神觀不須過慮但左右頃用
孝服傷損之餘實非平人之比上體下恤固當
盡誠保精畜神亦宜無忽處已處人本無二道
故爾滉經冬涉夏閒養甚適自謂可鎮日如此
故不以退去爲急不意去晦復忝胄學辭避不
得不得已靦顏再辱講座其如士林傳笑何適

值苦熱尤難強作非久當謀脫免也嶺南饑荒
視他尤劇傳聞駭甚不知終作何狀病人無以
展布四體以效涓埃獨有山林之樂以幸餘年
而鄉間蕩析盜賊縱橫山林之樂亦安可常保
以此益無聊賴何緣奉面以寫此懷只祈為時
珍愛

答李剛而

每蒙垂錄嗣音不替愧荷之極滉再冒胄監曾
是不意本非病人所堪而適因隣舍不靖移寓
於泮近人家似為久作係籍之計者殊可笑嘆

也吾輩悠悠應俗何嘗有一毫益已事山林靜
養不固至此而銷鑠無餘中夜以思使人身不
貼席彼此想無異懷來喻所謂酒樂之悔亦其
中之一事不樂留之嘆知非偶發也但公不以
藥言見砭而每欲借聽於聾豈徒俗人所恠智
者亦應不爾幸須諒察毋惜相先之道是所願
望黃敬甫忽作泉下人驚惶何限此人傷酒既
深而猶不斷飲竟至於此可為世戒嘗見宋台
叟否其人清粹可慕靈鬱珍愛不宣

答李剛而

遇有來信陸續垂問如接清晤以灑煩滯何幸
之深仍審比來雅況佳迪僕再叨曾教謂不可
每徇私便至移寓其近庶欲努力而疾病侵陵
事之相掣者又非一端前月晦又蒙 恩又遞
得閒所深愧者臯比緘口以經四朔正如來書
所云啞者心欲之而口不能聲此固前日左右
所親睹也先發之云不記當時所指謂何未敢
有所再進耳來喻思故山秋興而有未歸之嘆
然此事在公則輕去祿養固甚為難在僕孤露
餘生去就無難而久乖宿心俯仰枯槁此誠何

為者耶每自笑嘆然行止亦非盡由於人隨遇
而安無可著力之地延平正要於此用功但恐
吾輩志學不篤不免為俗事遷奪是可懼耳

答李剛而

獲奉問字承雅履休佳紓寫曷比鬱攸之災舉
國遑遑不知終何歸結也病漢身計十分中無
一分占地位近欲乞補關東一閒邑庶可少酬
平昔之願苦未有好闕耳薛公讀書錄非困知
傳習之比其言皆親切有味最多喚醒人處偶
因洪應吉聞貴府有刊本前敢冒叩即此垂寄

使衰懦者有所策勵公之惠我周行至矣僕何能有獻於左右耶苟欲聞之亦求之此錄足矣

答李剛而

蒙寄示新刊晦菴諸詩極荷愛厚不敢忘感興詩蔡註曾所未覩掉歌註解近方聞有之渴欲得見今合為一冊忽墮塵几如見古人接緒言於千載之上感幸尤深滉前所以欲添入雲谷城南諸詠者以雲谷只取十二首而遺二十六詠為未備又濯清乃城南二十詠之一取一而遺十九亦可惜故敢白而未及於事為可恨耳

恐君欲見其詩故錄呈幸領覽何如滉比來殊無意謂惟多見所未見書抱此還山足以遣老豈非孤陋暮景之大幸但恨未得深契如公者日相從而歌詠切磋耳未涯會奉惟為時千萬加重不宣

與李剛而甲寅

前承見囑延平書跋以其事重大不敢輕自擔當累度回避近緣病閒思之終阻盛意亦甚未安試為構草適得許太輝書喻尊索序跋彥久希正皆有故不暇擘亦不敢云而堅以其事見

推鄙意亦以為若皆辭不作則人豈知此書始
行於吾東首末耶故拙橐姑以呈去須痛加繩
削可用則用之不可則更索於前數君大抵文
章公道何可以情面而苟為之耶適病倦為甚
但為中草不能淨寫而送如有善書者使之改
書如刊此草則其間界字行大小多寡高低填
補使十分整齊須煩親自審度庶免踈舛之失
蓋非徒病倦實難遙度故耳此書冊本南彥經
之物不可使其主失本刊成印出一本寄南亦
善餘向寒加愛不宣

答李剛而

散人晚見政目未及修賀慶恨方深忽辱惠問
豈勝抃喜茲者令公光膺 寵秩雖在令意為
未安公私賀幸豈比尋常大抵世有以行跡受
旌賞者率多一善一節以成名者自不器之君
子志於道德者而受此名固為未安雖謂之不
幸可也在宋徐中行以八行被薦而不肯行其
意亦如是也僕固知令公之以為病然古人云
若避善名無為善之路行積于身名登于上勢
自然也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

爵吾與爾縻之 聖朝之所以待公者正如是
令公何得而辭之況我東方士大夫讓爵而得
遂其志者絕無而僅有恐令公又難得抗辭以
遂本志也其亦無如之何只當祗受以思報效
而已切不可如滉徒受無報不勝幸望

答李剛而乙卯

春半猶寒承書知令履清健良慰渴懷如滉以
近六衰齡加過去冬苦寒舊病新疾百出難堪
亦理勢之固然不甚恠嘆但緣此不得專意於
所事日覺有損而無進益之驗是用喟焉耳想

令公所自嘆不至如滉之深也延平答問竿木
隨身之語本禪家話頭但記其本語曰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而已實未曉其何所謂也故亦不
知此處借引之意若欲知之須先尋本語意趣
而後看此則必無難解第恐欲求淫聲以較雅
樂先已蕩於淫聲是不可不痛戒耳西林感慨
詩在朱子大全詩初卷恐府中無大全書故依
示寫在別幅兩書院所藏答問書兩件蒙許印
送深幸但僕今二十日前當乘船下嶺南其前
必未及送來然有易傳之勢丹陽郡人相續往

來於貴府付此人并以書喻郡守令轉送于豐
基則甚便其臨臯一件則又自豐送來僕居禮
安亦一日事也僕又送于新寧黃仲舉萬無不
達之慮丹豐兩守處僕亦當預告此意而去惟
令照在京屢得音信猶足慰心自今離索當倍
於常悵慕何勝惟各有努力以愼晚景為第一
事耳不宣

答李剛而

東湖草草報書後念自此音信亦難屢接神思
惘惘行抵金遷憊臥旅憲忽承華翰一拆兩得

其於慰適可勝為諭僕之此行通人以為當世
人或以為疑惟病人自處其身則無可疑耳舟
行適值風雪陰寒無日不作艱保到此稍為幸
幸惟離索之憂正如來諭此亦無如之何但當
各自努力庶幾晚節無大過耳兩書院所藏答
問既入行橐可以時傳令嶺南學者知左右為
斯學春春若是亦一事也晉晉之別以德施晉
等語推之兩皆有義似難取捨前與景說所議
亦如此其所以以晉為定者晉有進義於尚德
為親切不似晉字之泛泛故耳於盛意何如旅

燈明暗草報未悉

答李剛而

金遷報書後西望鬱鬱使至獲書承令體冲勝
深慰懸慕滉前患濕證或成痞脹經夏秋未差
衰憊日甚眼昏不得看細字日間殊未下專一
工力塊處山臯絕無觀善之益令人愧懼不已
沉聾巖捐館溪山之樂併亦蕭索耶所幸年穀
不至無收稍慰目前第以南中又至大歉似聞
島醜來年將復作逆云是為痛念爾蒙寄示掉
歌註刊印一本遠記至此珍重玩誦極為感荷

懼齋為此註雖未知正得先生本義亦可以助
發趣旨誠不可無也普字反覆思之似當以德
施普之義作普為是俟得本集不遺論及則又
幸之幸也

答李剛而丁巳

久闕修問茲承令惠遠書具審近況豈勝欣濯
滉病不減而衰益甚間中一二窺覷得者苦無
精力可以擔當以是益嘆盛年之虛過也聞極
留意於此學想今靜養之功倍昔宦遊之時恨
不得會款以發蔽耳程氏遺書為友人借去未

得依教他日取還當如所戒山林必未久處或
得分符近州庶有相從之樂未間惟為時珍衛
不宣

答李剛而已未

頃間久闕音信積有戀鬱不意行脚僧來獲奉
手翰如拱璧之珍仍審養間冲勝宛接警效欣
豁病懷荷幸無已但承自嘆衰甚之示鄙意令
公年未中半根本茂完不知緣何而如此亦未
免恠訝之至然於進修膺享初不在是亦何病
之有滉顛沛來歸百疾纏骨稍理舊業隨手若

失又無同志刮磨之益恐終為小人之歸也以
此益思與公相從而不可得悵惘如何可諭來
僧過門索答掛一漏萬惟冀為道萬重以副遐
企

答李剛而

會因朴固城獲承令問喜倒之極顧無因奉報
續聞有 召命遠未知行止何决久而後乃審
赴 闕又未幾而出參秋官其間令侍棕緒粗
可遠想欲致一書奉候而無便自廢今來令書
亦久滯中間而後得接具悉示諭之意不任慰

歎之交集也即日乍冷令體何似所云行止豈容他人所與料揣於其間哉胡康侯之言真可師法也況如滉者病退二字外更無謀身之策而時論凶凶憂懼萬端自無措躬之地安能為令公謀去就耶但令公上有慈親去就之間必無太難如或乞外得與此間相近則何幸如之適因便遽萬不掛一惟冀萬珍

答李剛而庚申

倅來獲覩令翰知起處康福欣慰何量滉守病藏拙且爾度日官人職守固難隨意出入況相

距數百里程乎開春之約亦何可必乎且鳩拙之甚尚未有朋友止宿之所近於江上構小屋未成想於春晚可有棲息處若有便可來來及此時聯床夜話庶可從容何幸如之大全書十八冊姑先上呈書類四十餘冊則黃仲舉欲印前所抄節必須再經校閱而後可印元本不可無之故今未上一二朔校畢當送其餘行狀之類亦有所考詩類則貴府自有其本恐不在所須也

別紙

滉從前志不堅亦或爲人所誤屢墮此阨輒多有悔吝彼才高氣豪者如是尚不可況如我輩安能效彼爲也恐不如循蹈規繩庶幾晚境寡過耳此等過失在滉尤多無遠不聞願隨聞隨責以幸踈謬此紙所以先之也近見公幹云令公在京日戒酒甚嚴到府頗似破戒此雖爲主之道然恐非攝養之宜

答李剛而問目朱書

更無打不過處漢語凡做事皆謂之打如與人說話曰打話買酒曰打酒取草曰打草之類是

也過猶了訖也更無打不過處猶言更無做不了處也

王近思甘旨有關之問答云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之說來喻大槩得之蓋聖賢看得義理至大至重處極明無疑不容毫髮有所回撓遷奪故甘旨之闕雖人子之心所甚憂者亦不以是而別生意思別求方法以要必得之也無他知此爲極重則彼不得不輕故也今人每以榮養籍口而受無禮義之祿食若充類而言之與乞墻間而充甘旨自以爲孝殆無以異故君子雖急

於奉養不以是變所守也

甘旨有闕之說有未盡者復申之云如毛義奉
檄之喜張奉以爲親屈美之此別是一說蓋毛
公本有高退之志今爲養親而屈意故歎美之
若以非義求得而喜之則奉將唾之而去矣
克齋乃石子重自號也子重求先生作記先生
自以學未至久而未作後乃作此但所謂天下
歸仁之說此段問答如此而呂氏克己銘所云
先生深非之見於講論者非一二然則先生初
用伊川說中間用呂氏說此段問答是也最後

又覺呂氏說太濶落無情理乃復用伊川說明
矣故今此記見於性理羣書而所云視天下無
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數語則無之意者
後來復用伊川說而刪去此說耳

鐵籠罩却以鐵作籠而罩物是堅固包籠不可
解脫之喻若看義理如此則寧有解悟自得處
耶

祭延平文鞭繩已掣先生自言吾之進學力不
足而且暫休息則先生之教戒已加嚴督譬如
馬蹇之步方纔休息而人已以鞭繩加以以促

其進也此言吾不善學而賴先生誨督而成就云爾

子餘即石洪慶也與子合皆漳州人先生稱其強毅方正則其人美質可想子餘來學日以其年長不欲痛加督責其後覺未可如此而方欲檢督則子餘已行先生追惜其不能成就美質故寄書子合云云耳因言與子餘同來而尚畱不去之人以新課嚴加督責則日有長進乃知前日不欲痛檢於子餘者為小仁而不及成就其人豈不害於育英才之大仁乎今日督責於

畱者似無面目而有長進之益豈不為人情之長久乎

答萬正淳書絮底聖賢絮乃綿之著衣中者其為物輕爽無氣力蘊香不疏快以此認取其義調息箴息鼻息之出入者調勻和而攝養之也此修養家導引法也故以鼻端觀白首言之猗移猶言逍遙也雲臥天行言仙人偃息於雲霞而飛行於天上也千二百歲莊子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我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切脉觀雞按脉之流動相續而見仁之續盈融

通溪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十三
洩生生不息意思觀難之稚嫩可憐而識仁之
生理藹然惻怛慈愛意思大槩如此晦菴論之
詳矣然此等須於性情上加工而體驗於日用
之間至於積久純熟而後庶幾實見其親切受
用處不然徒以言語形似想象思惟而得之則
終無可得之理也狀仁以憤盈融洩語見性理
大全西銘小註朱子問仁於延平書也切謂以
指按物而知之也書璿璣註云一面加銀釘夜
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卽此切脉之
切同義也

懷王硯銘點染之餘往壽逋客來目逋作通而
在此唐本作逋當從唐本爲是蓋是時呂子約
謫在筠州高安卽筠州今不言遷客而云逋客
戲諱而託言之似若自逃世而去隱也壽猶獻
也獻酒於所尊謂之壽故凡以物饋人通謂之
壽此硯得之斯遠以修禮書今輟以遺子約故
云點染之餘往壽逋客豪來示得之母俾玄白
勉之使益進其學也揚子雲草太玄經閉門苦
思時人譏其玄尚白子雲作解嘲云云末云默
然復守吾太玄玄以言道之極至處未至於玄

則白矣

敬齋箴折旋蟻封蟻垤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小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按此云其泥墳起似若泥自墳起其實非自墳起乃蟻穿穴所衝出之土堆積以成者今見蟻有數穴相近者共衝土成垤分兩邊屈曲以成而通其間為往來之道○右蟻垤之訓見語類書或闕於几

間故傳上耳○又按非謂乘馬者真折旋於蟻封之間謂道之屈曲狹小如蟻垤者云耳

敬子與安卿不足不足即來喻所云不相能之謂也但其上云氣習偏蔽各任已私難責一人不是又云江鄉人失之固執其意似以敬子為非也其下却去安卿須移出舊齋不與精舍諸人相干則又若歸責於安卿未詳其如何耳請直卿掛牌秉拂按宋史黃公本傳變此一句文曰便可代即講席蓋掛牌秉拂本僧家升座說法者之事此戲借以為升座講學之喻耳

鴻羽可以爲儀止不如曳尾於泥中易漸卦上
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先生解此義以爲
鴻之羽毛可用之以飾儀衛也然先生意又自
疑以爲鴻必見殺而后其羽可飾儀物恐非本
文之意故問季通不知當如何解此語耶若如
吾說則鴻之不願殺身以飾物得無如龜之願
曳尾於泥中耶莊子龜寧死留骨而貴乎寧生
曳尾於泥塗乎曰吾將曳尾矣此說先生雖有
此疑然易本義仍用此說
既除服而父之主永遷於影堂耶將與母之主

同在寢耶子從時遭父母偕喪而將先除父喪
故所問如此影堂自家廟之制廢士大夫祭先
之室謂之影堂蓋奉安畫像於此而祭之故稱
影影堂即祠堂也 祠堂之名始於文公家禮前
此稱影堂 古人葬後即返魂設几筵於正寢奉
神主在此經三年子從偕喪兩神主同在寢矣
今當父大祥除父服故問祥後禫前父之神主
當先永入於影堂乎抑姑且無入而與母主仍
在正寢爲可乎云云先生謂自當先遷云者父
既祥除主當先入于影堂可也然此必子從之

父是衆子非入祖禰廟故其禮如此若入祖禰廟則其入廟節次又與此不同詳見家禮看前日報行章疏止守吾太玄也行謂行遣放逐罪人謂之行遣時佐冑鷹犬之人必有上章擊逐正人先生見其報故言彼之誣罔構陷如彼我輩雖欲回變面目自汚其行自首身罪投倖乞免亦不可得只當從吾所好以待天命而已也

簡卿文字蓋簡卿因并伯求薦已文字於先生先生意有所不滿於其人不欲苟循人情而強

與薦書故其言如此畏人來奪文字者謂我不欲薦彼而彼強來索取文字是無異於奪取而去故云畏人之如是為耳先生嘗薦學古故云如學古之事乃我自作薦彼文字非因學古因人來索而應副苟為之也

恐不免去故步莊子云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也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此當是用此言蓋欲學新步未得其法并與故步而忘失也引此以言上人之書法類此云爾

區區鳧鴈不足為重輕揚雄解嘲乘鴈集不為

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言江海之大禽鳥之繁
乘鴈雙鳧之有無不足為多少先生引以比之
云耳乘鴈四箇鴈也

比來議論似稍寧息正恐不削亦反耳此引鼃
錯削地之策所謂不削亦反之語以言攻偽學
議論近稍寧息似彼七國不削反遲之時雖若
小幸然恐終必發其大禍則正如彼所慮不削
反雖遲而終成大禍云耳

道學文字鉤連隅落言攻道學章疏委曲周密
比之兵法正如武侯八陣營壘四方八面互相

鉤連略無踈闊處也隅落即方面也但華宗浪
戰之語古必有不知兵法而浪戰者其名字為
華宗今未考得耳

玉界尺五代唐趙光逢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
之玉界尺界尺不知何物必其形方且直以玉
為之故為方直溫潤之比

葛蒲平安之報北都童子寺有竹長數丈李衛
公令每朝報竹平安意必永卿有葛蒲先生
在南康日所賞愛者故今戲問云云蓋借竹故事
用之於葛蒲耳

詩不須空喚莫愁來莫愁石城女子善歌此詩
言停車野寺偶發訪梅之興但日暮天寒無酒
可飲孤高情寂之趣自與梅花相適不須呼歌
者來然後可遣清愁也林和靖詠梅詩幸有微
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亦此意也
柱後惠文秦特法冠章甫儒冠言毋以文法易
儒術云爾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無不在乎中
陽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
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至此地位也

太玄經此亦無其書嘗在京於友人處借得示
看而還之不能詳其說大槩其書做易而作易
八八而為六十四卦玄九九而為八十一首玄
之首即易之卦也易每卦六爻玄每首九贊也
所謂中首中者上中字是首之名玄之有中首
如易之有復卦也下中字是中首九贊之居中
者即第五贊也此為陽氣初萌處猶復卦一陽
初生也故云云陽首一陽亦首之名而一即指
陽首之第一贊而言測曰猶易之象曰也所以
釋遂贊之義如易小象釋逐爻之義也

通溪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十九
答李剛而辛酉

此間不邇連得枉牋甚荷存顧之意仍審覆此
初暑益膺冲福欣慰欣慰滉塊處山樊對時養
病之外隨分自遣或於陳編內有所窺覷則欣
然會心樂亦不淺只恨衰朽無精力可以爲已
物耳示喻先塋碣陰已得南冥之文則所需者
寫字耳滉安敢固辭以孤令懇乎但恐眼昏手
澁不稱令意耳如必要見徵須作界紙三兩件
送來老人善謬錯不可必於一紙內無誤書故
也洪佐郎仁慶續淵源錄果曾來此適以他故

未及校正且藏在溪莊而身來江舍此人之來
未由取付近當取來勘過隨後送上二程粹言
則已校故付回使呈納但此書乃變語錄而文
之者其於變文之際或全變其語意或不能不
異於本旨者既爲未安而緣此之故雖有本文
之條校正甚難以其非全本文也坐是殊未精
校只大槩點竄而已惟一鑑加商量以處毋
苟以鄙見爲從否也

答李剛而問目朱書

尋遂初賦晉孫綽字興公嘗作遂初賦有盛名

其後桓溫擅權欲徙江左民若干戶以實河南
地人情怨凶舉朝莫敢言綽獨上書極言其不
可書見通鑑溫怒其不附已以綽名士不敢罪
斥但曰綽何不尋君遂初賦輒預人朝家事云
云此引之言韓李本善類今亦附和議不復顧
初心為可惜耳

無麩之不托喫大梳不托按不托或作不託食
物名麩即麥末即所以為不托者也言荒政所
請廣糴米賞納穀等事宰相一切不聽則米穀
無從而得之既無米穀雖欲救荒不可得也正

無麩末而欲為不托不可得也故云某不能為
無麩之不托雪寒為麥豐之祥故飢寒者因為
怨咨之諺曰哀我窮人今被雪寒凍死又知明
年何人享麥豐之樂喫得大梳麩食乎時先生
上封事極言近小人之禍言多觸諱囊封付出
上意叵測伯恭戒之故答之云云言我今若因
此得罪正如雪寒凍死之人不知何人得意恣
橫反享其樂耶

尤耐咀嚼傷急不容耐耐字書任也忍也凡物
味淺者才八口味已盡矣何任咀嚼惟其味雋

永則可任咀嚼愈嚼而愈有味可任猶可堪人性傷於急者遇事或喜或怒便火急應去不能以晷刻延忍而爲之故曰不容耐

別後惜取光陰云云仲叔未知其姓名其爲人懶慢爲學鹵莽故先生激厲之若曰別後勿虛過光陰看書須痛加窮究令其有滿腹疑難處則必有欲相見質問而恨不得相見之心此即孔子所謂憤也積此憤懷而及其相見之後欲將向來疑難處說出質問心雖甚切而不能形於言至於三五日之久心與口尚不相應此即

孔子所謂悱也云云言學者必有如此憤悱之心然後能受教而可長進也

已發則人心云云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嘗有此言而旋自道其言之誤先生當此時尚有見未到處猶以程子前說爲是故其言如此後來覺得道理不如此乃深自以此說爲差誤累與學者言之今不當據以爲信也已發則人心先生既知其非而改其說今并抄於節要書者欲見先生進道次第故耳

中正仁義分體用有二說太極圖說註以中與

仁為動為用正與義為靜為體此一說也答南
軒東萊兩書皆以中仁為靜為體正義為動為
用此又一說也混亦向來致疑於此玩索累年
而粗得其所以然之故圖說本章小註或問仁
為用義為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為體義却是
用朱子答曰仁為體義為用大抵仁義中又却
自有體用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
便是靜又曰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或又問今於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
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今以此等數說推之自

中與仁靜處為體而言則正與義動處便是用
自正與義靜處為體而言則中與仁動處却又
為用蓋四者皆有體用故又互相為體用所以
兩說雖異不害為同歸也

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所
謂不能復成書者雖未知的指為何書據此所
稱子雲堯夫皆明數學之人則似指易啓蒙本
義而言想當時二書或未下手或草創而猶未
訖功故發此歎也其稱子雲正如韓子所稱之
意而其稱堯夫意亦然耳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是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
館又何足深羨也同父爲人豪縱不檢無心地
精一功夫故未免心累於外物前書葺治園亭
甚盛等語可見是時其家亭子爲大風吹倒來
書言及其事因又稱羨舊日西京宋都汴京以
洛陽爲西京士大夫亭館之盛而自嘆其不如
故先生之答反其意而諷之曰亭子爲風吹倒
非君之不幸也却是天意適會事幾而發此戲
劇以警君君當因以自省不須嘆恨況彼洛陽
亭館競尚奢華非君子之高致又何足羨慕耶

辨得此心即更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
是真正大英雄人此心即上文勿視巍巍之心
也言人能辨得如此辟立萬仞底心志氣槩則
或更有大風掀破自家寢臥之房屋亦不爲之
動心隕穫方且恬然露處而睡如此方爲真正
大英雄人又豈爲風倒一亭而屑屑嘆恨耶
職事甚覺弛廢已爲山主而不能恒在山是職
事弛廢也蓋爲戲言以嘆居山之不能如意耳
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傳燈錄佛以无上微妙秘
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迦葉又困知記引楞

嚴諸說而斷之曰其言反覆多端不過以藏識
為主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
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其下又
分言藏識有本體有末流云云其說混所未知
恐只以佛之眼目見識皆含藏真實善法故謂
之正法眼藏先生借引以喻道統之正傳耳
與王龜齡書舉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混亦常疑
之然其上三句各就一句內對舉兩事而互言
之是一句兩事自爲相資相應至此則總其兩
句對舉四事而互言之然善觀之則就兩句中

每一句兩事自爲相資相應與前無異只文法
有小變耳非換其分屬也惟於下文再舉說處
上三句六事各舉其三而歷數之下二句四事
則於分屬中只取其重者二事而言之問學之
屬以崇禮言固當德性之屬宜以溫故言之可
也乃以知新爲言似若以知新換爲德性之屬
此誠可疑恐只是一時偶然失照管而誤換說
也至如存心致知之先後來喻所引答吳晦叔
書盡之矣又按語類或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
屬朱子曰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

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
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
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
明滋養處竊意知行二者如雨輪兩翼互為先
後相為輕重故聖賢之言有先知而後行者大
學與孟子之類是也有先行而後知者中庸與
答晦叔書之類是也似此甚多不可勝舉然先
知者非盡知而後始行也先行者非盡行而後
始知也自始知至知至至之始行至知終終之
貫徹相資而互進也中庸之存心豈可謂成始

之敬大學之誠意孟子之存心豈獨為成終之
敬乎況可以中庸之尊德性只作小學工夫看
耶胡雲峯於此章雖有存心非力行之論然非
力行未有能存心者故朱子嘗有以知行論此
章處混亦以知行言之

答李剛而

徵士之文蒼古峻偉甚可尚但往往有不循格
例處此雖山林之人不逐世好之意然凡刻銘
所以傳後今若不言後之指議者將并及於操
筆者曰何為相徇為此況來喻責以下字云亦

樾中之意也耶故敢以謬見妄有稟正云竊謂
先人贈職處既以 王曰贈爾父起辭云云則
其下曰祖曰曾祖皆蒙上贈爾之文乃 上命
承旨而稱其先人之辭不應中間祖母曾祖母
獨舍承旨而直命其先人稱為贈爾妻也故妻
曹氏妻鄭氏兩妻字當改作祖母曾祖母上下
語脉方通順而無礙矣參議參判娶室處以古
銘文格例言之當曰參議娶曹氏訓鍊院參軍
慶武之女生參判參判娶鄭氏議政府左贊成
臣重之曾孫谷山訓導賢孫之女生府尹云云

可也今先舉父祖則不稱姓而至某之女下方
稱姓曰某氏此非但古無此例以理勢推之亦
殊未穩今當欲改之別無增減字只用元文而
上下互易之耳如何如何毛髮未成髮改作骨
則尤好未嘗與物為忤為字未安改作有字何
如猶未嘗教子為懈其文近踈欲改作其教子
未嘗少懈何如嘗篤學不倦嘗恐是常字之誤
蓋學非嘗試一為而遂輟之事古文嘗常雖有
通用處不若作常之為得也韋布破襪此用韓
八座藝如柝襪線之語徵士以自謙其材短固

柝當柝
或折

甚好意但作破襪則語似生而且僻不若因用其本語本字曰柝線則語穩而無病矣或只作柝襪亦可蓋破字有病耳

賜爾母養若干需不若改作養需若干為文從字順也榮餉五鼎餉字無來歷當改作饗乃宗廟饗之之饗如何以上二段不及稟改徑於寫本內依此寫了乃一時筆誤耳然恐無不可故仍是納稟滉又有所稟觀古人為人作碑碣叙其世系處其先世之名當其初見則不得已直稱之及其再稱則稱其官號初之直稱所以不

沒其名後稱官號所以對其子孫而尊其先人也今此文其再稱也亦稱名者二生員與教授為然恐亦未安也欲改之則其生員名再出字改作生員教授名再出字改作教授如是而已但如此則此處添兩字並上祖母曾祖母處添三字合為多五字若欲以五字轉轉推移排填則當於銘曰下空二窠處只空一窠可也如是則上賓下當得五空窠可以恰恰排填無餘欠矣惟是凡文字下端須有些空界處方為好箇樣式此則恰填無空界雖若少恨然無乃不至

於大妨乎如何如何滉又白更思之 嘉靖皇帝
二十有九年庚申春此庚申二字可無若去此
二字則銘文末端當有空界二窠如何如何凡
此所稟非敢自以為是直以鄙見如此故不欲
有隱於誠孝之下亦望盡以是咨叩於南冥翁
容其裁量而去取之南冥吾與之神交久矣當
今南州高士獨數此一人但念自古高尚之士
例多好奇自用好奇則不遵常軌自用則不聽
人言其見鄙說得無謂嗤之以為俗末陳腐之
法不足以採用耶大抵文字常格之外自出機

軸如兵法之出奇無窮固是妙處然其出奇處
亦須有節度方略有來歷可師法故可貴而不
敗若無是數者而過於好奇則不敗者鮮矣何
可每每以是為貴其合用正法處止當用正法
可也今此文字全篇別一機軸好是兵法之出
奇滉所欲改處皆是奇兵之中一二曲節合用
正法處若並此而欲一一皆用奇而厭於用正
豈不是好奇自用之病耶不知南冥以為何如

答李剛而

示喻武烈角干有功烈於三韓如彼而丘隴荒

廢如許可見從來守土者之闕典而邦人之所羞病也今欲修治立祠甚盛舉也而昔之為此等事可數其人何疑之有但昨者孫兒回自都下傳宋台叟之言曰慶尹吾所愛重之人但人言其為武烈角干作佛宇百餘間以奉祠事何至如此謬計汝大父與慶尹相厚速以書喻罷之事歸告云云滉聞之雖知其出於妄傳然此聲喧播殊為未安急欲奉告之際適見伴來故陳之如右且六七間精舍傳之曰百餘間人言之可畏如此又有一事滉所親歷者絕與今日

之事相類滉忝守豐基郡郡有龍泉寺有高麗太祖畫像藏在木匣野僧不知奉護瀆慢甚矣滉心不忍其然謀於寺僧為作一間屋於寺側將以奉安其像而令寺僧守之而已非有祠祭之事也其時臺官聞此事曰先代王者之祭乃興滅繼絕之義也而李某以一郡守私為之甚可駭也將以舉劾有人止之而止適滉亦病歸遂不成屋而罷又安知今之君子不如昔之君子耶此須十分商度為佳且武烈碑石事滉亦傳聞之甚歎其人之無識也還取刻立甚善然

滉意既已斷小則古印碑文恐重刻而不相合也如何如何然則別用他石而刻其印本無乃尤善乎若還取其石則報使不可不為且滉意古者帝王祠廟立於民間而人得祭之者非一此其始立之時豈皆出於朝命其亦出於一時民俗之不忘遺德亦或出於守土者之為未可知也然今時與古時不同人見與已見不同前日滉以只一間屋子安像猶得此謗況今置祠設祭恐或如滉之得謗則其難處不但如滉而已故滉意於武烈則只當修治陵墓改刻碑文

嚴禁樵牧而已於所立祠堂只祭角工其修墓禁樵亦如武烈之為並為置典守者三兩人而使鄉所專掌檢舉所拘精舍定為童蒙肄業之地則事皆得體而饒諛之言亦可弭矣如何古者立書院以為斯文美事而盧仁父星山書院得謗盈車世道至此可為於悒然滉非欲左右隨俗俯仰以避謗議只欲處事合宜令人無指點處耳

答李剛而問目朱書

答袁機仲書論啓蒙下云說得太郎當了只少

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郎當猶言狼藉也卓立之也一下一回皆猶言一番也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本不可以言語形容今吾說形容極盡無復餘蘊似不合如此太漏洩天機故云說得太郎當了竺氏之教有二其禪宗者不立文字只拄杖卓一次便可曉人悟入其教宗者必普徧說法乃可以曉人傳法故先生於此戲借其說曰吾只欠箇拄杖卓一下無言以悟人之妙便是一番普徧說法豈不可以曉人傳法乎先生此言頗若自誇非自誇也

程子所謂賢人之言引而自高不然道不尊也蓋機仲雖是清名直節之人性執苦不信先生之言故喻之以此

答雷丞相書執摯還摯之心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吾所執摯而見者十人還摯而見者三十人云云以正吾身定天下按儀禮士相見禮賓執摯而請見主人受摯而相見已而主人親造賓家還前所受之摯物注禮尚往來又云不敢當其養也據此觀荀子之言周公先執摯而就見者大賢也彼先執摯來見既見而還其摯

者次賢之人也今先生引之以言畱相已所獻
書致意如此其至是周公禮敬賢士之心云耳
答許順之書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
與柯徐二丈見也順之曾得先生說先覺之義
為其不合已意故不以示徐元聘柯國材二人
今寄此書也諭之使徧呈諸同志相與商確為
不可不如前日之得吾書不以示人也蓋順之
淳靜從游最久其終陷於禪學所見既差於師
門多不合意其不以示人者一以諱師說與已
不同一以護已見之差謬也

答范伯崇書近覺此事全在底下此事為學之
事也底下指道理根本低平處言言為學當專
就根本低平處做將去乃善若欽夫之論學猶
失於好高傷快處此病不可不知也

無復未發之時無復字非誤也謂不能慎獨之
人當事物未至之前其心已先自紛擾故無復
有未發之時也且戒懼與謹獨中庸章句分為
兩事而此書無分別言之者以動靜對舉而言
則分為兩事以首尾統指而言則通為一事
韓歐曾蘇曾謂曾鞏字子固即南豐先生其文

亞於歐公所以令習蘇與莊荀之文豈不以受
之資稟未可遽以向上事望之而屬文一事初
學亦不可不知蹊徑故不得已而俯就之如此
觀其上文有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之嘆則可
知矣

答江德功書以物言者挽而附之於已如王陽
明謂忠孝之理不可求之於君父只在此心之
類是也以身言者引以納之於心如此書上文
所論有禮則安禮記之意本謂有禮則身安耳
德功必以為心安之類是也

玄妙骨董骨董混雜也古有羅浮穎老取飲食
雜烹之名曰骨董羹

答楊子直書尋事廝炒炒本作燭楚絞切熬也
謂大乾也廝炒猶言相煎迫也相鬪謂之廝鬪
相殺謂之廝殺

答游誠之書窮理涵養要當並進之說與中庸
存心致知處及程子涵養進學一段意相合者
看得出甚好甚好餘具前報并取詳之

祠曹牒如今禮曹給度牒也髡剃削髮也剃疑
剃字別作擊券作弄券音向用力荷擔之意

棒喝禪宗棒旨放大杖也喝呵喝也禪家問道於師其師或以棒打或大聲訶喝而問者悟入未知此何理也

劄住硬寨做去劄刺着也刺着而住言固住也硬堅也寨即柵字柵植木為城言堅植立也大

意與立定脚跟做去同意
塞斷中間莫令相通此但言博約當進其學各盡功力到功力盡時自當融貫為一耳切不可兩下相靠相靠相倚相恃也如才做些博底功夫便倚此而責效於約底或才做些約底工夫

便倚此而望益於博底及未見有效益則便急情鹵莽比如兩輪兩翼固不可闕一然兩輪當並進不可一進一否恃一而責一之並行兩翼當並鼓不可一鼓一否恃一而望一之並飛先生見學者之弊多在於此故發此言以救其弊但塞斷莫通等語太似分隔恐或記者語病也觀其上文初學且須云云則非謂學者終身如此也

淵蝸蠖獲揚雄甘泉賦作蟪即蟬字蝸於緣切蠖烏郭切獲胡郭切之中本註宮觀深遠之貌

韻會彙作嫺張晏曰刻鏤之形師古曰言屋之深廣也

刑紙

名以鄉賢祠則益齋石灘祀之無所不可但盧仁父星山書院立鄉賢祠欲祀李兆年等混亦以為可其後衆論紛紛至今不定將至遂廢其祀混與仁父似同受其謗今豈可又與令公同受謗乎呵呵故不敢輒有可否於其間惟令意裁之然既祀角干為鄉賢矣益齋石灘之添不添其謗無異則寧從令意而待人言如何可也

與李剛而壬戌

夜來令體何如三日聯床之款豈盡千里命駕之意別後惘惘不能為懷所祝行色珍衛益崇明德以副病舊之望幸甚

君去春山誰共遊鳥啼花落水空流如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初欲於石礪臺吟叙別懷偶思唐人此詩道盡今日事無以復加故只寫此詩送呈行軒想垂領悉也

答李剛而

石礪之別懷惡不寐翌早伴候于縣則行矣不

及而返益令人惘惘如失不意片札飛來披讀
喜顛非獨老情山中花鳥亦覺歡忻來酒當與
大成共破別懷之鬱跋文當依前日三絕皆有
改字又和唐人送別臨溪之句同寫呈似笑覽
為幸當相見日似已傾倒別後有無限合商量
事甚覺逢場有未盡也惟切祈以時為道自重
不宣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
別離時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
路何以慰相思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

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蓋書以
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為亦
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携之際但有一人衰暮
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
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為如何也

右晦菴先生與李季章書見大全書二十
九卷想曾亦見之滉平日讀此未嘗不賞
味其言而三復嘆詠然未若近日之身當
其境而親遇其事為尤切而有味也但滉
所賞味者只在一人衰暮滿坐作惡等語

耳至先生去國之際其所感嘆豈獨在於
衰暮與離別耶此則非今日吾輩之所能
窺測而言人還書此寄呈因以見別後老
懷之所在耳

與李剛而

价來偕蒙兩書備審近況甚慰懸鬱混比幸無
他牽掣保此天放但覺眼昏尤劇殆不辨皂白
恐自今看細字不得殊自悶焉示喻縷悉混自
聞所被謗言夜或不寐食或忘味況在左右豈
不大驚愕乎混於公相知相慕非獨今日自公

州縣去就田里退閒之時已熟於聞且服矣又
知年來孳孳嚮學之篤人所莫及豈不知內外
輕重之分而有所撓奪於其間哉而人言如彼
豈不深可恠耶混前書所以不得無言也然而
兩事之中伊人來見事萬目所見虛實灼然不
待分疎而可知其誣也其類雖微其居停雖整
然人以難明之言橫加指說而騰播之豈能家
到戶曉以明其誣耶此乃公不避瓜田李下之
嫌以至於此奈何大抵此等鼠輩正如膏油近
輒汚人恨公不早遠之逐之以爲謗媒也已往

難追方來可勉惟在公益加學力明義理厲志
節常自激昂植立庶母令到得墜墮則老舊之
望也來詩三復誦玩深荷珍賜兩絕一律率爾
和呈切祈笑覽疑義亦以瞽說錄在別幅裁酌
去取為佳賀集跋文簡當可傳得之甚幸惟鄙
述兩跋正自不堪掛人眼耳未涯奉面臨紙切
切

別紙

示破兩條具悉其中洛中書所云果是前所聞
衛所之言也既自播說於人反謂人所播說於

我可乎大抵此公無城府多言說以其多言說
故可畏以其無城府故無甚害於人今於公之
事似為己甚不知緣何故至此可恠可笑其人
已死而有此言則真所謂無婦翁而搥婦翁人
言之可畏非獨今日大綱亦是公不避納履之
嫌故召此誣讒士之處世須於此等處十分猛
省著精采乃可耳所云言路時一事未知何事
恨未聞其略也此公於亡兄甚厚因視故人癡
弟亦不可謂不厚以此在滉亦無相絕之義但
所趣不同而多言如彼尋常未安處之甚不易

下數字
恐誤

奈何奈何雖然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君子之心也凡百須自反加修此處謗之要更願勉旃向所妄作延平書跋文後來覺得文多冗長略加刪改懇本州官改刊印來數件今送數件幸笑覽去取何如

答李剛而

評來奉覩垂翰承悉展省回任神相台履清福倍勝以慰馳戀滉憤憤如前幸免他患所刊文字許欲印惠深幸深幸兩書跋草甚佳何待妄評但其一有少可疑處略有數說錄在別幅幸

垂覽量宜而去取之或更以是意別加鍊潤令得盡善為佳非謂必用鄙說也唐鑑跋滉何敢作耶前已妄瀾數書今豈當重疊作過須更求時賢善手亦與人同之好意也祠宇名號兩皆無妨然恐鄉賢祠尤得宜也其屋太高則損去至當但又以重有事於其間必更招多口耳詢條亦在別紙示及盛律不可無報率然續貂草呈博笑但覽後可藏之巾衍切毋遽上刊板揭置楣壁以重自取人怒罵也此等事本非急務況於此舉公之不俚於口極矣今若加以鄙人

惡詩自相標揭以駭觀聽則其招尤遠累不但
小小譏嘲而已近有人自南冥所來言湖南奇
斯文會與滉論四端七情書札往復事南冥極
以為非至以欺世盜名目之云此言真藥石此
名甚可懼此是吾輩人中乃有此等語况他人
耶此意令公亦不可不知故并白之更望傾採
至懇至懇

言行錄跋自宋朝名臣言行錄止豈不躋歟果
微似有剽語欲改作宋朝名臣言行錄乃紫陽
朱夫子之所纂集而其道學錄則李公士英繼

而編述者也其一代人物之為道德文章為功
業節義者磊落相望備載一書可師可法其有
補於世教豈不偉歟何如諸公諸賢兩諸字似
有病欲作名公鉅賢或作名卿碩士何如更詳
所改兩說皆未甚穩無已則反不如仍舊之為
善呂榮陽榮當作榮為世道慮者讀是書豈不
有鑒戒於斯焉今欲改云而况讀是書者不但
曰論人物別是非而已其必有聳慕興起而有
得於服膺師法之際則其關於人材世道之益
為如何也尚未見錄者抑何意耶欲改云尚未

見錄何也是則後之覽者所不能無恨云爾

答李剛而問目

益稷締繡之締本註讀為蓊來示蓊作爾誤也
爾萎爾也與蓊字本不同也蓊讀曰引上聲箴
縷所紕也今人呼縫紕為蓊字又作締鄭云刺
也今按蓊字見於韻會者如此則益稷締繡之
締本當作蓊而通作締耳箴即針也史記蓊丁
履反

鄱陽湖鄱水名音婆字省作番耳非別有番陽
也音之為婆何疑番易即鄱陽也易古陽字也

鄱陽即豫章縣今饒州也

周書考翼其一訓父老敬事者泛指父老而言
蓋父老乃當敬事者也其一父敬事者即言人
子而指其父言則父固子之所敬事也兩處言
同而所指不同如此

聖知章水母之無蝦水母水蟲之無目者附於
蝦借蝦目以行無蝦則不知所向聖而不知者
似之

近因書來搜尋故篋得前所往復草紙內有大
學或問疑解十餘條其第八條入門款之義解

云款條款也且引吏文語以明之此實滉不知而強說心常未快去年在都下得柳仁仲解此云款如今獄訟之供招也入門款謂初入門所供之招辭也今俗謂之原情招者是也此說恐是

經文物格註無不到窮理而到格字義理之極處或問論止至善註無不到行善而到止字義善之極處一言知一言行亦不同也

答李剛而

辱惠書承齒患未快殄而福履冲勝無任瞻慰

又悉精舍告成講學有緒慨想之懷更不可勝喻也前書請勿刻鄙句之意非欲以是避掛名其間也當衆口指目囂囂之際遽以吾二人題詠高揭牆壁則其爲怒罵之囚必矣不若姑徐之以待其定然後觀如何處之未晚故云耳且中南冥所言非直指老拙乃指與老拙往復論辯之人而言耳然前日滉所以舉此言於左右者非有嫌怒於南冥而云吾輩日講聖賢之言而躬行不逮其謂之欺世不亦可乎雖自無盜名之心而世或謾以此名歸之其謂之盜名亦

不可謂盡無也然則南冥之言豈獨奇明彥所當警懼實吾輩皆當策勵終身庶乎其可免矣今示欲問知其實而解釋之則不唯非澆奉告之本意又非古人喜聞過來規責之道幸乞深諒鄙悃兼冀左右亦不可無此戒也枉詢數目答在別紙垂諒去取其不中者却以見喻幸甚

別紙

心經註序圖冥心于聖經賢傳之中所謂聖經賢傳指心經所引諸經傳也圖冥心謂計欲存心於此經傳格言全論中云耳恐非有他義也

林隱心圖若篁墩所取八宜略自表說其附入之意而無一語及之亦恐後人之為之然無所考矣

心經贊斐几斐本作樞今之樞子本可為几案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詣門生家不遇斐几滑淨因書真草相半其父誤刮去生驚懊累日云即此斐几字所從出也

篁墩心經未專主尊德性而抑道問學一邊其意欲救世儒尚口耳緩踐履之弊若只如此而已則雖其說不能無矯枉過直之失猶之可也

其後復別立一說以爲朱子早攻象山晚年自
覺其非而與象山合乃著一書名曰道一編以
證明其說于時有陳氏名建者憤其誣天下爲
著學部通辨以斥篁墩之非云此說見皇明通
紀二書恨皆未之見也然篁墩之學卒陷於陸
禪不可掩矣而今者中原人舉皆爲頓超之說
滔滔若懷襄吾東人稍向學者亦多有流入之
兆朱先生平日於陸氏深憂永慨而力排之者
爲是故也雖然心經一書不可以篁墩學術之
差而非毀之也何者書末所引朱子歸重於尊

德性諸說實先生自覺其中間微有所偏而自
警策以厲門人期至於大中至正之道非求合
陸氏之謂也而篁墩於此亦未嘗以陸氏一說
參入於其間讀者但見其有辣世之深意而無
歸於異端之可懼則是書之可尊可信猶昔也
何可以道一編之故而并有疑於此也哉故滉
嘗作心經後論一篇以發其意今以寄呈不知
高明以爲如何

答李剛而

頃來書問即已修報不意續又垂翰寄以新刻

四件書精刊善裝不啻百朋之錫深幸且感但其粹言跋文今更審視則全篇大謬不勝驚愧老昏踈脫其初既不詳覈而卷帙已納于貴案至其題跋之日無本書而只以誤記者率意妄作致此厚溷無狀甚矣令公何不具道其然而反之令改邪遂使傳道緒言之末繼以無稽錯說混則已矣在令公豈得無責耶前日盛製醫閻集跋只以一字之誤至欲裂去之今此全篇之誤顧乃不蒙責改益恐自無虛受之地也今不免強顏修改因此人未可淹留未果當隨後

便改呈乞須命許改刊庶開自新之路以少追悔聖言之罪不勝慙懇之至

答李剛而

即承辱答知印頒尚未廣可及未播之前庶有開新之路稍以為幸改本付來使呈納但自覺殊未說盡又恐意思未到處復有謬誤如前度也伏乞痛加繩削令入槩程得以少免人指點也不勝懇望大抵吾輩凡有差失切宜互相規責期以同歸於少過之地乃是朋友之道正不合含糊容恕以相負也故敢告更祈垂諒幸甚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

答李剛而

前書想已收覽未審信後動靜何似尋常懸慕
詩人所謂何日忘之非虛語也滉老病如許雖
不敢廢書冊其於收斂凝聚之功自覺無地以
頓著無根以滋養深慨往日之空過而猶不能
無望於桑榆之萬一也近日伏念 橋山遷動
日夕哽塞今日雨勢大作益無以爲心奈何奈
何想同此焦煎故發此無益之言耳前報舉幡

報德以為用何蕃事者妄也更考漢哀帝將殺
鮑宣其門人舉幡曰欲挾鮑司隸者集此下集
者千餘人何叔京父兌明其師馬仲爭立張邦
昌事秦檜怒斥死故此用其事云耳且甕兒夜
呱劉平父嘗掌舉子倉事盡力其任故云云想
其俗生子不舉者納之甕盎等器而埋棄之今
得平父之力兒得不棄而夜呱也如胡寅初生
其母將不舉納之釜中文定夫人取之釜中而
養之也前來紙二字書往但筆力衰退不足溷
雅賞耳

答李剛而

昨昨方伯來陶山因知令行回駕之由勞憊之
餘勢不得不爾方深悵恨茲忽奉親手翰又甚
慰浣也南真蕭寺之會甚適不知有何奇談異
論幸可因風得聞緒餘否耶方伯會日適爾興
發不覺兩俱沈醉前日所以苦口奉規於左右
者躬自踵之可笑可懼也來月念間之約深所
企竚但正當凝沍之時遠道跋涉至為未安滉
病骨亦難保安健以奉江舍之款須審量日候
與事勢而處之為幸文公年譜今已推還付來

使送上伏惟視至餘冀令候珍筮不宣

答李剛而

每承遠顧存問頻仍今茲餽歲又出意外為緣
兩官偕遞騷擾非常時之比感愧之餘深有未
安滉近緣人事應接頗煩因而違攝僅保不至
委頓大槩明年六十三矣積病積衰倍甚他人
固亦無恠所恨見理太晚處身太迂無以自拔
於庸庸而名實之間不相應副處尤多尋常憂
恐此間所賴以救過者惟有直諒朋友之益而
又將與公闊別更遠懷抱如何可言柳太浩所

云恠言成虎未知其新聞耶舊聞耶使有新聞
則未知何事若為舊聞則何獨太浩所聞為然
如公幹輩在京時所聞皆然雖曰世情澆薄亦
由自失所致往事不必深畱悔惟當因此深戒
益厲新功為自家著力處耳前後俯詢略報去
幸照詳反復之如何印寄皇極內篇南嶽唱酬
集皆所願見深荷惠及之意詩帖再蒙辱示而
跋語之囑尤不敢當但貪玩諸公讚錄之美且
此承畱卒業後奉還也啓蒙傳疑呈納覽後毋
犯他眼收還又幸之甚農前政遞去則去任當

在正晦二初之間耶惟願益勵素業以慰遠慕

別紙

戴錫帽照天燭陳梁彥光為相州刺史鎮靜臨
民俗目為戴錫帽帝聞之免官後拜相州發奸
摘伏如神境內大治田元均治成都人謂
照天蠟燭但戴錫帽當時俗語有如此未詳何
謂

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繫辭上篇第九章之說註
佑神謂助神化之功蓋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
目揲著占卦然後人得以知吉凶此著卦之所

以有助於神化也

溫樹漢孔光性謹慎領尚書十餘年其休沐日
家人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

此出綱目成帝紀

溫室漢時殿中之省室名乃

三公議政之所如今賓廳之類

長泰邑名也言非但我多事不暇作記兼亦長
泰之邑非有三先生事迹而立祠堂於彼處無
意謂也故至今不作耳

銀當羽化唐柳公權貯銀杯盃一筭緘封如故

而器皆亡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

學庸指南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之說緣皆字
撰出此意來巧則巧矣然上文初無惡惡不能
如惡惡臭好善不能如好好色之云何得以皆
務決去為去此兩事耶須當以務決去為去惡
求必得為得善乃為分明其所以下皆字者言
每於善惡皆當如此云耳

胡致堂所生毋據齊東野語等諸書所云其為
文定之妾無疑矣但嘗見有一書以致堂為文
定弟婦所生此說不足信也而忘記其書耳

伯淳先生論漢書處揚雄規模狹之下道即性
也一句非雄之言亦先生言也先生既言雄規
模狹而其下云云其意若曰道即性也知性之
善然後可以言道雄之言性曰善惡混其於大
本已錯看了更何有所得於道耶

筋斗此說終未解嘗問奇正字大升答云筋斗
即俗所謂根倒之戲又云嘗見一僧說昔有人
問禪悟旨即筋斗而退恐或然也

太極圖說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章小註動靜陰
陽是心天地之太極在人便是性天地之動靜

陰陽在人便是心天地之金木水火土在人便是仁義禮智信天地之化生萬物在人便是萬事蓋一陰一陽流行造化即是天地之心故人得是以生亦以是為心

答李剛而癸亥

一自賦歸邈阻音塵兒子還自宜春得見二月初六日惠書知三徑逍遙日有佳趣令人想味興慕不能已也滉幸此無他近緣奠墓省姊等事力疾為龍宮醴泉之行適值雨水疲極而返仁吉又來作別是日黃仲舉訃音又至同為驚

慟人事之不可料至此極耶此人開爽敏快晚好此學在州殊有倡率之事盡力仕學因勞生病擔輿而歸卒於襄陽道上有老母無嗣子甚可哀痛想聞之同此懷也公之在彼得謗盈車果如示喻然去後之思深足聽聞遠慰病舊之懷者非一悠悠之談亦何足深計也仁吉含嗟之意大槩亦同但不能悉言耳彩牋佳惠深荷深荷名香一封隨簡以上餘祝對時清茂以副遠慕

與李剛而

秋序屬季遙想間處體味清勝曾見邸報秋議已遽其於軍職之付進退猶可任意私致向質滉幸此粗遣前患亦不至重作老拙屏居優游山野隨分所得趣味無窮恨隔遠不得與尋常共此樂耳向日辱問數條略在別紙未知其然否幸詳訂回喻何如晦菴年譜示喻云云又囑李公幹令其推問於梁山士人崔晃處意必不至失去也月城祠宇所祀人事公幹云本州諸士人之意欲祀崔薛而角干則雖有武功不合於儒宮之祀令意則在於角干此事難定正與

星山書院事同吾亦無如之何觀公幹意祠中尚有未訖功事稍稍營訖之際瓜期已滿何必於吾任時定祀某人而取紛紛口舌哉此人如此占便宜可笑且以星山書院鄙文既刊懸而還去之譏其與魏鄭公豐碑蹶復立事相類云云而無意於商議處置之宜吾何言哉

答李剛而甲子

京書別紙示喻感感此輩方其得志鴟張之日固已料其必有如此之計今果然矣亦不足怪幸而聖斷赫然且此少安所未知者此後交

象何如耳然當此時在人者吾無如之何在我者尤當益堅所守壁立萬仞庶幾終始不負所學竊觀吾儕中聞其聲者無不隕穫失措欲變其所為可笑可憐不知左右近日意思如何如何向來志趣固知甚好然為學未甚得其門路所見猶未精約所守猶未堅定或恐未免有時為人所前却也若如此立脚不定反不如初不知有學問者之純愚無知也古所謂韜晦避禍者但不當誇張銜露以取善名而內實虛偽適入禍網云耳若為學實地工夫豈可因世變而

有所改耶見諸人立脚不定令人氣悶故聊發於左右亦不可以示人也

答李剛而

所諭官凋俗弊至此之極其於讀書為學果似無暇當初求得可謂非計然一以為捧檄之喜一以分共理之憂其勢固難自便既當此境惟思竭心力以盡職驗所學以益勉如斯而已賢勞之嘆厭事之念竊恐非吾儒宗旨與家風也如滉癘病無用於世加之年老昏耗雖幸得天放閒界所以飭躬勉業者苦未副平生之願

而不好題目先播於媚嫉之徒每於黃卷中羞對聖賢心事也寵和佳句珍誦無已但以譬擬非倫不敢示人增深跼蹐耳江南與隴頭之遙一枝梅信足矣今更有如許寄物不敢不拜領尤所未安

答李剛而

澁尚保殘骸山居澗飲隨分消遣不知窮匱之有妨於吾所安也所恨精耗眼昏不能看書學之不進因此可見而蘭契如令公在遠無可與論此懷者恒用缺悒竊矚來喻別紙之云正與

鄙抱不相遠也況加有鎮衛撫字之事米鹽敲扑之勞宜其有云云之歎也然出處一視間劇同致正不可徒自煎熬而不思自拔也居官為學之道朱先生與范伯崇書言之悉矣幸考得而體味之當不為無益也年譜聞已推還可無失去為慰

答李剛而

悠悠之思入秋更深樂安人來承奉惠音喜慰曷勝仍審閣中有患久而且重公私兩關往來忽撓聞來深用慮仰澁依舊漳濱只緣早虐太

甚將有靡孑之慘田家嗷嗷與之同憂流聞湖
南不然今示云云可恠天災之懷襄無處不及
也臨清臺記文金佐郎八元得之京師近寄來
示且云令公已於此構亭以表之令人慨想不
已但竊觀其文似多有誤字落字不知所得而
入石者能得善本無誤耶欲取勘正所得草本
同封送上煩為校對去誤存正却以見還幸甚
幸甚又以鄙見疑其文法不類曹梅溪他文字
無乃立之言為是耶抑為曹之文有他證耶并
望喻破居業錄外如曾齋論遺書外書分類皆

所無者如蒙印寄幸亦大矣

示喻許曾齋千文未旨得見然其所謂太極之
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為一此四句無一
句無病痛竊疑曾齋所見或不能無少差誤然
不應如此之甚得非其書是無忌憚者托曾齋
而偽為者耶

答李剛而

前月中府人來致辱書即授報書去後繼得李
察訪奴齋到令書及臨清臺記相承亭記寒暄
行狀等兼有別紙具言兩公謫居首末甚悉兩

公遭時不祥禍故至此令人發顙天無從之歎
而不及百年故迹堙沒非公尚慕風義之篤疇
肯詢訪發揮能如是乎臨清一記文體與相承
亭記大不相似揆以他文字亦固可疑但其鄉
者所藏寫本所題年月軒號如彼分明又詳考
其語意與所自稱述者只似從文人騷客懷抱
中來略無有儒者學問義理一段氣象則為梅
溪之作決矣古之文章之士往往有別出異體
之作比其他作如出二手者梅溪此文其亦別
體者歟然則刻記文年月下依舊本書梅溪而

註其下云此文得於鄉人某家藏舊本如此或
云是金先生作恐不然也云云如何如何前往
復記文一紙復以呈似檢覈所訂諸字處之為
佳行狀祭文相承亭記姑畱以俟後日餘詳別
紙

別紙

堂名定以景賢曾已報去堂記澁病昏益甚無
力可辦他人若不肯作須令公自作可也壯節
亭等記先生自作亭而自記之無所不可於義
但辭語或觸時忌處不可不戒亦隨時之義當

然也此文尤當戒兩額病未時作隨後寫呈記
中訂字詳在本彙但余非慕陶須去非字其義
方通然而余慕陶學孔孟者也此八字語意局
促短拙尤似非梅溪他文之體疑必有闕字但
不敢揣加某字耳不憂不懼之術術字亦未穩
然此必本文非後人所加則只當依本文耳
既修書後思得臺記乃梅溪作只刻此文而文
末註語云云而已則非徒太略意若歸重於梅
溪而不及寒暄非令公所為景慕寒暄之意也
若為此而鋪張作記大書深刻誇播遠近亦竊

恐非今日之所宜吾輩題目猶在時人指點伺
隙或致駭機之發不可測故只於刻記下令公
自作跋語略叙兩公謫居時所嘗遊之地不忍
蕪沒聊為作小屋以表之且云梅溪有此文而
寒暄未有文字徵其游跡然而寒暄祭梅溪文
叙同謫相遊好之意如此云云則其共游玩於
此可知故同以景賢名之云云如此略記其實
而已見者不怒而無召鬧之患合慎言之節如
何如何王魯齋天地萬物論甚荷印惠之意其
中多奇聞異見儘有聳動人處但此老所見不

平實其牽拽強說處殊多未敢皆以為可信爾
程集刻後序事何以處之恐不當贖附刻入也

答李剛而乙丑

不意 國恤普深恫疾如濕尤以退在未安適
因辭狀 命遞同知稍以為幸示問墓祭忌日
雖似未安似不可廢故不上冢只於齋舍設素
饌奠以白衣冠行之似無妨時祭則不可以素
饌行之卒哭前權宜停廢似當卒哭後烏帽行
之令諭為當且祭時當立據禮文無疑但國俗
生時子弟無侍立之禮祭時不能盡如古禮如

墓祭忌祭皆循俗為之惟於時祭則三獻以前
皆立侑食後乃坐此家間所行之禮也未知令
意何如寒暄家範內夷虜二字有病姑闕之何
妨其與佔畢相貳事未可率易言之姑俟後日

答李剛而

蒲節寄書拜報未幾又此辱問并致濂洛風雅
寒暄事編等二書三冊承領以還無任欣浣之
至滉頃上辭狀 命遞樞府 下旨 喻積年
憂惶今乃頓釋自今可與田翁野老相娛適以
終病齒稍幸萬萬示喻寒暄事錄此間亦會得

見嘆其奇禍之餘文籍散逸無存今之所得止
此皆殘剩片段之一二非唯不足以見大賢之
宏規或反似有累於前修之芳躅殊不滿意
每因其子孫詢訪則了無加得之路云尤使人
氣悶今奉來喻乃知亦有所疑欲姑隱而不出
似與鄙意有合焉不知當竟如何而可其孫金
立之今宰義興與滉有舊分同年欲來見囑以
碑文之述此非滉所能當已再三力辭之假使
不辭而欲述其事蹟之沒沒若此其何以揄揚
於後世耶送來印本姑留此徐更反復續請教

也濂洛風雅得未曾見深以荷幸其他俯詢諸
目皆於後便奉對就中拙編理學錄者草成五
六卷但苦眼昏雖校猶未十分又當更正書一
番乃可示人而精力不逮數年掩置恐終未訖
手時自撫嘆而已所云古詩抄編者滉本無此
事必傳者誤也

答李剛而

鄉僧還自樂安承見令書知令履康勝欣賀欣
賀滉自蒙 恩命日覺分義之安老態雖深殊
不知贖耗之為患也前惠書有俯詢數條粗寫

鄙見別紙呈去未知為得否也今來所問亦略報數條人忙未悉且俟後日

景賢錄疎略近金立之持一本來示與滉曾得草本比校有所加得但向見京居儒生鄭崑壽者寒暄先生外孫也其所藏草本比此數本又若有加數條已令立之俾取其本來寄矣俟得此本之來參互訂定寫一本送納為意須姑停印布以俟之何如

別紙

濂洛風雅延平詩註建中七友此七字當是士

字之誤閩中有建州故亦謂之建中王文憲金華人而得此詩於建中友人處故云建中士友羅先生彩筆詩所以在延平詩後者非誤也以此詩實和延平而作故題云羅先生賜和而綴其後和與次韻不同故用別韻但觀其詩未見有和延平柘軒詩意者此則未可知耳

向云明招乃婺州山名東萊大愚兄弟講道之所後人就其地立祠祀二呂云風雅中明哲之哲當改為招無疑矣

橫渠呂不韋春秋絕句所謂魯史修者假魯史

之名以言不韋之作春秋耳措辭兩難求謂懸
金市上募有能增減一字者與千金無有人敢
增減一字者故曰兩難求也兩謂或增或減也
西遷謂不韋得罪西遷于蜀而死也言當不韋
盜權之時諸儒畏誅故鉗口而莫敢增減耳若
此書之傳果在西遷之後則諸儒豈肯鉗口而
不為之增減乎以譏不韋肆行威虐欲保妄作
適所以促其滅亡之禍也

萬古長空一片心此句澗亦每以為疑觀其上
句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而系以此句正是序中

所謂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
者但所謂長空一片心者語意曠蕩虛邈懸空
說著全似禪家頓超氣味不類吾儒說心處無
乃先生於是時新覺禪學之非因寓僧房而有
感於此事自言向來自以為妙悟處今却有遺
恨者何也即誤認吾心為萬古長空一片孤懸
底物其誤入如此所以為可恨云爾耶
底是高人達觀心底是猶言何者是也蓋賈賦
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今取以名軒故謂一目之
中只有遙山碧而已不知何者是高人達觀心

耶佛者云世間萬法一切由心造故此亦因其
語而試問之耳

泡沫風燈敢自憐佛以人世為夢幻泡影皆言
空也詩人謂人生一世如風燈言易滅也言架
壑之舡不知停棹之幾千萬年則滄海之大尚
變為桑田如此况人生一世如泡沫風燈之須
臾空滅者敢欲控搏而自憐愛乎

答李剛而

前月承問因樂安子弟之歸曾已報去未知達
否今書安勝喜浣何喻滉依舊屏伏頃與諸友

再讀啓蒙書因見向所草傳疑中多有當改處
當補處前白所藏傳本若搜來須於後便寄來
不可不再經眼目故敢白耳寒暄行實等多方
尋覓其子孫等亦無可多得之路故近方草定
垂畢而未畢今未送上當隨後便為意前來詢
目妄以臆見條答附上有未當處不惜回諭幸
甚今來別紙隨當條釋呈納訓蒙絕句荷寄珍
重

示喻訓蒙詩胡敬齋亦以為朱先生作滉亦曾
見之然滉嘗反覆參詳非但義理之踈意味亦

淺非但意味之淺文詞又休歇且以上三者姑
不論只看其命題立訓大槩規模已覺非出於
先生之手其末乃攬取先生二絕句附入刊行
欲以是瞞天下後世之人以明其上諸詩之皆
爲先生作不知砒砒美玉之終不可合爲一也
混向在都下以是語人莫有信者惟奇明彥一
聞鄙說嚮應之曰吾亦嘗云云由是益知鄙見
或不至大妄所以不願附行於年譜之下不知
高明終以爲如何也
又前一段問者以惡爲自惻隱發恐此自是問

者之失先生偶未及曉析其失或曉析而記者
遺之歟未可知也其實惡爲着惡之發顯然無
疑故下段以爲怒與惡皆着惡之發云

天命圖說以欲屬土別無他意以爲欲之於七
情似可謂無所不在故屬之如此耳然先生雖
嘗以七者分之惻隱羞惡兩端畢竟以爲七情
不可分配四端蓋欲一一分配則不免有牽合
之病今當只就先生說中略綽領會了毋深求
苦索吾心地便自洒然也

德陰道陽德者已得之名故爲陰道者方行之

名故為陽與公事有陰陽之義相類

微菴程氏非心在腔裏而謂當在於視聽食味
滉亦謂心不在軀殼而只在視聽等乃是心失
主宰而逐物也恐與程子所謂內外之兩忘者
異矣若內外兩忘則腔子裏主宰之心即在視
聽食味之心也

答李剛而

近樂安守奴還獲承八月廿八日令書具得
示意深用抒鬱鄭生所錄草本近方寄來兼得
金立之所錄與刊本參互考訂擬為定本一冊

緣兩人所錄亦踈脫莫由完備然比之曾刊本
猶為彼善於此不知如此可繡梓以傳否乎其
間亦有滉所傳聞錄入者數三條恐或非實不
可不質於其子孫故寄示義興令其看審若是
實事非虛則自彼直送于貴府若非實而當改
則還之于此容得改定而送之以此諭于立之
未知立之如何處之耳且寄示奇明彥所論與
滉所見皆同其中家範令意以先生所自作為
重此意果然滉當初意亦如此已錄全篇於卷
中反復詳審終覺未安處非一二欲不錄則意

思甚好可惜錄之則反有損於先生道德之高
不得已從史家紀事傳信不錄其文之法撮所
爲一條錄入卷中然後始得見明彥之論及令
喻之言不能改定以從指教之意亦不能盡同
明彥之言悚息悚息令公亦曾見洪原所刊吉
先生集否其中所錄山居序者甚不滿人意恐
或他人作或必作皆未可知而列入流傳甚未
安每恨當時收錄者之不善計也故今不敢效
其所爲如何如何凡其他去取僭妄之罪粗見
別冊子并望參照有所不可却以回喻再三往

復校覈庶免大謬而後入梓未晚也來喻佔畢
先生事果然其他亦多有如此之事大抵於精
一敬義之學不甚留意故馴致鶻突如此可惜
亦可懼也魚相世謙聞其侷儻多奇節亦光
廟朝出身參翊戴功他未有聞餘未縷悉

別紙

寒暄公詩澗亦有未曉處然其大意謂此道至
大隨時隨處無所不在如裘褐然君子出處之
間雖欲如霽行潦止之得宜豈一一能中其節
乎此二句已含譏諷意言道不行而不能隱矣

時中之義也。使蘭而苟得列乎衆芳，則終當變
芳香而化蕭艾也。必矣夫！牛可耕，馬可乘，物各
循性，謂之道。若蘭變為蕭艾，物不循性，如此則人
何從而信此道之為道乎？此譏責亦太露矣。
佔畢詩意謂不幸而非分仕宦，忽至於卿大夫
其於匡楛之事，行道之責，我何能任之？我之迂
拙如此，後輩如君之嘲笑固其宜也。然區區於
乘勢射利以圖進取之事，則吾亦不為之耳。官
聯見周禮言以官職相聯而同事王事也。
右兩詩往復如此而已。秋江所謂佔畢寒暄相

貳者今無以考其為某時某事，但今以佔畢公
全集觀之，惟以詩文為第一義，未嘗留意於此
學此道而寒暄以是歸責，雖以師弟之分之重
固不能志同氣合而終不相貳也。又豈待形於
事蹟，顯相排擯然後謂之相貳耶？

寒暄外孫援古譜例不錄，固然矣。然滉曾見其
曾孫鄭崑壽及其弟述皆志學好善之士，其他
亦豈無其餘風耶？如此等人其名不見於錄中
亦似有欠。今思之擬刊錄本中先生子孫譜一
張其前面已為此譜，而後面則空矣。欲別為先

生外孫圖寫入其空處而刻之無乃好乎後當
草上

金先生行實南冥所錄可補闕漏當如令示別
張寫刊為佳然則當并錄其各條下所論之語
而其初面題云某人追錄先生行實云云何如
但其間有可疑者第一條云云祭之前夕非出
主之時恐有誤傳也第三條受刑時事節目太
詳太慘令人掩目不忍看恐只如前錄所云令
觀者知其從容就死足矣不必如此盡其曲折
如何如何第六條東晉之末云云東晉末無士

林羣禍恐晉當作漢耶最末條兩君皆有當谷
之器谷字未知何義耶更詳處之為佳

答李剛而問曰喪禮。丙寅

去紐左衽禮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
衽結絞不紐疏衽衣襟也生向右向左手解抽
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
生時帶并為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
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今按禮但云不紐無
去紐之文世俗承誤以不為去非也又紐世謂
衣襟之系亦非也其文曰結絞不紐絞音交斂

時之布謂之絞絞字音巧者緊結之義與此字同義矣紐雖訓結也此紐字非止結也謂斂尸布兩端相結處畢結之令緊固不作耳樣結令易解也故疏說云云今人以絞為襟系已誤矣又錯認紐字之義斂衣襟系皆去之失之矣左衽之義疏說如此未詳是否襲不用絞故無此一節韻書別有衽字衣結也疑此乃襟系之名

握手家禮劉氏說不分曉細詳儀禮本文明是用兩箇兩手各用一也今都下人力主用一之

說問之則其言正如來喻所謂束兩手加腹以象平時拱手之狀然以其說求用之之法一則兩手並結擬諸平時而思之至為未安一則兩肱臂節所置各當其左右脅下髀上之間橫斜反戾勢不順適又象平時拱手之說古無所據而況斂襲尸體不取順適而欲強加以端拱之象尤不近情故奇羽彥曾考訂儀禮解釋為一說以破其惑而世之人強不可令者尚多不從甚矣人之難曉也但明彥說於所以結束處亦未明白惟丘瓊山家禮握手圖用二片四角皆

有繫以之結束便易今恐只依此製用為當也
行第稱呼此事人多疑之按家禮云彼一等之
親有幾人稱幾丈云云以此觀之通同姓有服
之兄弟而分其先後生次第而為稱呼明矣其
或堂兄弟或再從兄弟或三從兄弟則各從其
一時見在之親而為定似不拘恒規也若以為
同生兄弟其數不應如許之多也題主所謂第
幾者亦指此而言或以為上白始祖者以世代
次第言之此說非
前日所詢第幾之稱奉報有未盡今更及之其

生時所稱則以再從三從等兄弟之次為定無
疑矣至神主所題今人多以為世代之次嘗見
治平要覽兗武上繼元帝後處註云云其意亦
以世代之次為第幾此註乃 本朝鄭麟趾等
所為則吾東人自前輩已有此說然滉意終以
為未然者一般第幾字生死異用恐無是理又
朱子答郭子從論主式處云士大夫家而云幾
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若為世代之稱豈
宜曰幾郎幾公耶惟兄弟之次乃生以為號故
死亦仍稱之耳故滉謂今人生時既無第幾之

稱神主不用此稱恐無不可者也

父在為母期古禮也今雖廬墓既依古禮期而除服則何可不返魂而仍為廬墓乎只當返魂而以禫服行之至當既曰為父除衰而又曰禫服行之未安此不知禮而徒徇情之言也今國恤官人卒哭後變服有事於陵所則反喪服者與父在為母期之禮全不相似不可援此而反用既除之服以祭也惟反魂一事則禮意雖如上所云若未免俗習則且或從俗亦恐無妨耳

用油灰或擲內或擲外所宜不會親歷其利害故不敢臆料以妄報也且此間士人曾有欲純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既有瀝青無益之說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純油灰漸以成俗則貧者力不辦恐有緣此而葬不以時是自我開弊也如何其人遂不用此乃二十年前事今而思之開弊雖未安滉勸止之亦無乃傷孝子之心反為未安以此今日尤難於答辱問也

明器古人亦有不用之說其不用者恐致壙中空闊且無益故也然制禮之意云不欲致死之

故用平時之物不當致生之故具而不可用其
義亦甚切至而精微略用而別作便房以掩之
恐無不可也

兩親墓東西定位想中國俗葬皆男左女右故
朱先生葬蜀夫人時只循俗爲之其後丘文莊
亦不欲異俗而云云也然朱子答陳安卿之問
分明謂祭而以西爲上葬時亦當如此方是則
此乃爲晚年定論而後世之所當法也今者尊
先祖考妣墓雖與今所定左右不同混意朱子
定論既如彼又西邊狹側不可用則用於東邊

恐無可疑也今之所恨在於先祖考妣位次難
改無如之何耳不當緣此而有疑於今所定也
如何如何六抵丘文莊好惡頗有不中理處恐
不必盡從其論也

笥制未詳恐未必別有其制也

明器便房依家禮實土及半或過半穿壙一旁
作小窳藏之而密塞其口因而下土見人葬皆
用此禮未見用於棺槨間者

陷中誤書云者謂第幾爲世數之誤耶此本稱
行輩而今爲代數其誤明甚然改之亦重難姑

仍之何如朱門人有神主違尺度者有製喪服
失古制者問欲追改先生皆答以不當改故云
恐難改

答李剛而丁卯

李春年來自湘中傳曾親謁面授之言如奉音
顏不任慰釋但春年云藥悴太甚季應書中亦
深以是為憂未審令公何不顧聖訓一向過戚
至此耶聖人以孝子不勝喪為無子此豈導人
於不盡孝云爾耶過猶不及欲掠鄉里人子有
至性而不識理者以死傷生故垂此大訓耳令

公平生所學何如乃不念此而欲躬蹈之耶况
知令體素虛加以荼毒若無別用意保惜何恠
乎頓億之極更望勿以愚懇為妄千萬祈祝

答李剛而戊辰

近見密陽教官裴三益自言嘗得詣謁粗聞動
靜惟增戀想之至茲乃伏承遠問感佩之深又
不可勝因悉孝候支勝中尚有濕痰等患未盡
祛遣然外除且近爾後自當勿藥有喜益清健
矣滉百病垂死之境香遭 誤恩之下震灼窘
迫披訴血誠略不蒙 念聽矜許諸公又無有

出力營救之者勢將陷於罪戾而後已雖知如此百計千思更無可進之義不得已近復拜上一疏未知又作如何結末也固知虛名自乞所患然豈有如滉之甚者耶以此居常兢慄無聊前來啓蒙書猶未校遍謹俟事定一過目了當以還癡

與李剛而

九秋涼冷未審令候安否何如自經外除來每欲一書奉候苦於無便且以稽滯 召命常在憂恐無聊中未果愧恨滉百辭不免六月末扶

昇觸熱來入 國門擬欲謝 恩後庶幾 上
下顯知實病因可乞身而退則歸帆當在未寒
之前既至委責多端出於料外其中文任最非
老病所堪不得已極力辭避近方蒙免緣此乞
退之事甚有妨礙時未出口而秋序將盡今未
脫身而去則風霜凜冽雖欲去勢難千里冒寒
鬱鬱度日甚悔一來之誤計也奈何不審令公
今者當何文象如有銀臺玉堂之除 召命且
下可能不俟駕行否昨昨擬長成均季應受點
假令令公爲之於行止當何決都不聞令體如

何進退安所計良用疑慮有來毋惜惠音餘祈
珍愛不具

答李剛而

前月捧有旨人下去拜一書久未得信亦未
審來否如何忽擎寄札適與辭狀 啓下同時
知舊患猶未快竟停幡然之起不勝缺望之至
前日 上書得見於朝報多誤與脫然大槩知
出於忠讜積誠之餘歎賞無已但凡事極難求
於弊深之後無可著手處憂悶奈何甚羨令公
處之得宜滉明春當去未卜遂否病臥三冬兀

若無憑惟令諒臘候愆常慎重萬萬

答李剛而

頃見惠書答附觀象之行今復得玉堂人捧來
書審知患證非偶然深為懸情素知令體未甚
充完加以草土三年餘羸毀可想而又仍蔬素
至今何恠乎積傷如不支耶先王制喪禮雖極
致謹於饘粥蔬素之間又反復開示以權宜揀
生之道此豈薄於君親而然耶必有甚不得已
處故如是立教若以極德極傷如令體而猶執
致謹之說終却用權愚恐非達識君子所忍為

也如何如何滉寒疾在告已數月惶恐愧負不知所云惟冀珍愛不宣

答李剛而已已

徐敬差送到惠書具審近況甚慰懸懸第承患在阿堵尚未見勿藥之效奉深歎恨得非憂中毀戚太過積傷積損以致精耗之餘猝難旺復而然耶竊謂能慎保攝治療張籍之患未甚豈有不復之理耶且朋儕間事不獨此間所聞一國傳播皆以為當毫毛不關事兩皆名流至於違背如此莫不疑恠而嗤笑之雖如滉者亦不

免為兩君嗟惜之深傳疑書即當回納但與此間諸人所傳錄者相混未能分辨他日在京兒孫下來辨出後寄納伏惟照諒

答李剛而庚午

鴈僧又來承觀惠書兼之問僧頗得起居之詳積鬱霧披但尋常遠想免喪以來往年所苦自應豁除日向清茂矣今示諸患尚爾非一重以山行失護致有損傷乃至經時越歲少見安日為左右深覺懸懸也去春半宜寧奴來還拜一書附送今其即時往呈如或答書俟便寄來豈

謂至今不傳奴頑甚矣別紙數事各有草報幸
可笑領所謂意外之患者亦於別紙略及之大
槩愚意不欲令公憚其言而力爲發明又不須
屈已求合也滉去年之退已無復入之理加以
七十之年適當此際請遂至願可謂天幸之會
聖德如天本無還 召之意緣諸公枉費拈挑
復此纏拘深訝諸公不爲人開一好徑路也去
五月得 聖旨有調來之語賴此偷假時月之
間然終非所安將復冒瀆上請箋已草定竊聞
朝廷方有論請殊未安靖姑且停候日夕兢慄

年饑萬姓嗷嗷水旱游仍西成又未可必而內
外事有大可憂者發不恤緯之誚寧得免乎滉
有外姑在宜寧欲一往而不得榮郡椒浴令公
雖有意亦豈易遂聞精舍新成賞心得地深賀
之忱略見數紙寫在別牋雪紙清風拜荷珍貺
惟祝以時衛攝萬重不宣

不俚口事人人傳說每不能無疑曹君有高
世重名意謂其人必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天
下萬物無足以櫻其心者彼鄉里一婦失行
與否是何等一塵穢事使斯人而遇說此事

宜若洗耳而不聞乃為之自貶損高節與人
爭是非費盡心機至於積年而猶不知止誠
所未曉然公不幸而遭此變亦不須分疏亦
不須傷嘆亦不當以全交為望惟當自反而
牢定脚跟硬着脊梁仁禮存心而抱如舜之
憂直義養氣而果如曾之勇超然若不聞其
言灑然無相及其事邈焉為不知也者而處
之吾這裏真樂自無窮矣他尚何為哉不然
若以全交為念而有分疏求合之意則吾心
受屈滋深終無可全之理也堂齋諸額亦

發寫呈近患心疾殊苦又庚熱揮汗尤難強
作未果恨恨

答李剛而

前者辱詢語錄中七情所發所屬有異同兩段
說因循忘却今始以謬見稟正焉上段以哀懼
為惻隱發則當屬木下段却以二者屬水誠可
疑竊思其所以然者所發與所屬自是兩項事
不可以其所發而求所屬之必同蓋發者言其
所從出之原脉也屬者言其所分隸之門類也
哀為傷怛之極懼是休惕之甚故知二者為惻

隱之發然哀之慘切懼而寒慄以其象類而分
隸則固當屬之水矣若屬之木則全不相類若
其發於陽發於陰之說亦不過以其象類意思
分言之喜愛欲皆順境有平舒進為底意象故
為陽之發怒哀懼惡皆逆境有切感攸損底意
象故為陰之發然又以欲為屬水其說亦同於
上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